

舌尖上的新年

□韩丝语

小锅里的水沸腾着，偶尔冒出几个泡泡。仔细一瞅，几颗白色的团子，在水里翻滚着，练习着自由泳。我搬来凳子，龇着牙端着碗筷，等着它们锻炼完身体，再吞之入腹。

汤圆有着阖家团圆的寓意，身在他乡的远方游子，唯一可以慰藉的就是五脏六腑。

说起汤圆，真是神奇的美食，可以说万物皆可包。和故乡的饺子有得一拼，什么馅都有。

都说过年热热闹闹的才好，可是在南方待久了，孤寂的氛围反倒让心安定了下来。过年期间，整个人都清闲许多。回忆似被困的年兽，横冲直撞地冲破了闸口，一股脑地浮现脑海。不知不觉间，上海实习的记忆挥之不去。晃了晃脑袋，长吁一口气，懒散地拿出桌边的日记本写写画画。

第一次在南方过年，是在上海。当时实习期住的地方是浦东新区。单位给安排住的地方是由小宾馆改造的员工宿舍，一个屋里4到6个人。上海的冬天真难熬，我冻得瑟瑟发抖，身子缩成一团，窝在铺着热水袋的被窝里。空调一直在头顶嗡嗡响，开了半天，也不见吐出一口热乎气。一气之下，关了吃电不干活的家伙。那时真的非常想念北方热乎乎的暖气和记忆深处奶奶家从未间断柴火的热炕。小鼻子一皱，委屈爬上了双眼，润湿了眼角倔强的红。

好在过年时，单位豪爽地发了两大袋汤圆。当看到袋子上印着猪肉馅的时候，我看得一愣一愣的。思忖着：“啥玩意儿？咋还有猪肉馅的？汤圆不都是芝麻馅的吗？”第一次煮猪肉馅的汤圆，我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煮破了，成了面汤。

说起吃的，最喜欢上海的小杨生煎。咬上一口，汤汁钻进口腔，迸发出香甜的味道。随后咀嚼

着鲜嫩肉馅，忍不住眯上眼，细细品尝。哧溜一声，吮吸着店里特制的粉丝，舌尖上的美味，从口腔蔓延至四肢百骸，不禁呼出了一口藏在心底的寒气。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同头上呆毛一起，愉悦晃动。嘿嘿，小杨生煎真好吃。不禁想起父母过年包的素饺子，也是软糯可口，齿颊留香。父母给予我不求回报的爱，无论我身在何地，都完完整整地放在了心上。

想起年幼时，父亲曾手把手教我擀饺子皮。“闺女，饺子皮两边可以薄一点，中间要稍微厚一点。”我懵懂地点点头，拿起擀面杖，笨拙地学着父亲的动作。在面板上撒了一层薄薄的面粉，把面剂子按在上面。“啪”一声把它拍扁，还挺解压。右手按在擀面杖上，在拍扁的面团上滚动。左手按住边缘，随着滚动的擀面杖逆时针旋转，没一会儿饺子皮就擀好了。看着母亲捏着“元宝”似的饺子，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我还是不捣乱了。乖乖洗了手，搬来小板凳，掰着手指数着包好的成品，坐等热乎可口的饺子出炉。

小电锅里的白团子变得通透，咕嘟咕嘟冒泡的沸水催促我抓紧掀开锅盖，品尝别样的年味。拔了电源，拿出早就洗好的碗筷，迎接崭新的一年。汤圆承接水饺的记忆，北方与南方的习俗，就在一呼一吸间，完美交接。

现如今我定居在南方偏远的小镇，端着刚刚煮好的宁波芝麻汤圆。过年吃饺子的习惯随着时间淡淡散去。调皮地用筷子给软糯的白团子戳了一个洞，汤圆白切黑的属性就这么展露无遗了。我用筷子将它夹成两半，一半染黑了碗里清澈的汤，一半放在嘴里细细咀嚼。舌尖上甜甜的味道化成幸福的滋味，就这么坦坦荡荡地留在了南方别样的新年。

新年晨光

□陈斌

旧年像缆绳一样被解开，解缆人已不知去向

仔细看脚下这片大海，仍在翻卷浪花独特的蔚蓝色纹路，正炸开新生的内部

我说的不是潮汐，是迎面撞来的光那细小又磅礴的光芒，让你不敢睁眼灯塔，红日，归帆，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是好运的飞涌，是十万只海鸥在竞渡

你内心的集结号，有巨大的轰鸣一个人在海岸线穿行想满怀壮志，也不是那么难海风灌进袖口，钻进毛孔里，是一种享受

阳光落在海面，就被浪花截留一些

辽阔和远方都在近前，大海就是崭新的路

偶尔有盐粒、贝壳粘在衣角，像大海颁发的勋章

我的影子被拉长，成岛屿，成巨轮终又在霞光里，随晨钟归于起点

春草

□阿能

一棵草芽破土瞬息，挺立起坚硬脊梁听雪花在睫上飞来飘去透露出早春心事在加密的窗户上连月光也被冻结成冰晶一封寄自冬天的便笺随风从细长指缝中流出用流浪了一季的透明开始编织着柔软迷离的雨帘故园中走失的梦，僵硬土地顿时变得轻松舒适春草，在拔节声音中守望一次华丽的转身

岛城的幸福之味

□陈佩君

吻一枝盛开的普陀水仙，冷冽而郁香是城岛最美的年宵花，开在我的心坎掬一捧飞天的海浪花清亮清亮的水花，是最深沉的爱的言语我将心坎的，我将飞天的，我将全世界的美献给新春的岛城幸福的味道，就是花开的瞬间，带你一起飞

儿时的春节

□朱君汉

春节，一年中最重要，也是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好像专属于小孩子。过节了，大人忙，小孩乐，有吃有穿有玩又有压岁钱。

小时候，每到年近了，空气中便弥漫着越来越浓的年的气息。走在大街小巷，不时会飘过一阵阵诱人的香气。院子里，邻家阿婆忙着开油锅，炸带鱼、炸大黄鱼，菜籽油炸响时激发出阵阵带着香酥味的油烟，浓烈而悠长。隔壁大婶则忙于做蛋饺、包响铃，猪油划过锅底时发出滋滋的响声，刺激着人们的食欲。

除夕，从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人们就早早地下了班，几乎所有的店铺提前关了门。家像是一块强磁铁，人们都急匆匆地往回赶。

年夜饭是重中之重，尽管每家的条件不一样，但都会呈现出自家最好的东西。大盆大碗，盛的是对来年的希望，条件好的家庭更会摆上全鸡全鸭。一年中最丰盛的菜肴，首先要祭祀祖先。父母按传统习俗虔诚地点上蜡烛、香，我们站在边上静静地候着。

等整套仪式结束，我们迫不及待地围坐在八仙桌前，可桌上的大鱼大肉都已撤下，那是要留着整个春节慢慢享用的，若有亲戚往来，更要优先招待客人。母亲烧得一手好菜，尽管都是家常菜，加上平时难得一见的笋烤肉、红烧黄鱼、油炸带鱼等，已够我们大快朵颐了。

除夕之夜，吃完年夜饭就没事了，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焰火，连爆竹声也不多，熬到天黑只好钻进冰冷的被窝里等天亮。压岁钱一般是在睡前发的，每人几角钱，钞票都是新的。也有趁孩子睡着了，把压岁钱塞在枕头下，第二天一早醒来让他们惊喜。

正月初一都是被爆竹声炸醒的。早上起来第一件开心事是穿新衣服。过年穿新衣服是习俗，但当时老百姓不富裕，孩子又多，能真正穿上全套新衣服的能有几个？就算是新的，那也是用毛蓝布、芝麻布一类低档便宜布料做的，能有一件卡其布衣服，那简直赛过毛料了。新鞋是母亲平时抽时间自己做的，布面、布底，千针万线亲手纳。

正月初一，吃完早点，我就急不可耐地往街上

跑，主要是往城里跑。小小城关镇其实好玩的地方并不多，从南门头开始，过南珍桥到南大街，一直到状元桥，不足两百米，那是城关最热闹的地方。

当时的春节，有一个特色，那就是许多地方会搭建彩牌楼。彩牌楼主要分两种，平面和立体的。平面的大多搭建在政府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商店门口。用毛竹、木头搭建一个门楼，插上松树、柏树枝条，拉上彩色纸带，扎上各种纸花，有条件的再装上彩灯。牌楼两边贴上春联，牌楼上方贴上“欢度春节”四个大字。

立体彩牌楼都是由政府部门牵头搭建的，主要搭建在城关最热闹、最重要的两个地段，如南门头、状元桥。彩牌楼横跨马路，有两三层楼高，仿宫廷楼阁式样。整个牌楼张灯结彩，松柏常青，每个方向都贴有对联、年画，上面插着彩旗，下面挂着灯笼，一到晚上，彩灯齐放，犹如琼楼玉宇。

春节期间，平时难得一见的各种游戏、杂艺纷纷登场。民间艺人在街两边摆摊卖艺，吹糖葫芦、捏面人、拉棉花糖、套圈、打汽枪等，吸引着孩子们口袋里还没焐热的几毛压岁钱。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游艺场。

有一年的游艺场设在舟山中学内，路较远。游艺场的游戏馆设在各个教室里，有猜谜语、投掷、套圈、蒙眼剪彩、拼地图等等。学校的大礼堂里还放着电影，电影票都是参加各类游戏中的奖券。

自打知道春节期间有那么好玩的一个地方后，我是年年不缺席。游艺场的地点每年都变换，办得最多的地方是工人俱乐部，还有城关二小（现廷佐小学）、城关绳网厂（后来的舟山机电厂），舟山展览馆也办过一届。我的强项是猜谜语，每年都能拿不少奖券。

盼过年，等过年，儿时的春节是一年中最开心快乐的日子，父母给孩子放了假，不用干活，不用做作业，犯了错误也不会轻易责怪打骂，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还有各种各样好吃的。可当正月初一、初二、初三……日子一天一天从指缝中流失，心中的喜悦也随之一天天消失，只能将美好快乐的记忆收藏在心里，静静期待新的一年！

